

# 暗度陈仓的“食雀鹰行动”

■苏波 苏阳

1986年2月10日至2014年8月1日,法军在乍得实施“食雀鹰行动”。该行动持续近29年,法军以多种理由长期留驻乍得,为维护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非洲的局势。

巧立名目,长期驻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历来是隐蔽军事行动真实意图的惯用做法,“食雀鹰行动”也不例外。法军前期以帮助乍得抵御利比亚入侵为由出兵,2008年以后转为以解决乍得境内武装叛乱问题为幌子,看似都是为满足乍得政府的协防要求,实际却是基于法国对非洲战略的整体筹划,即借维护乍得国家安全之名,行干预非洲局势之实。

乍得处于北非及萨赫勒地区的中央位置,北临利比亚,南临中非,东临苏丹,西临尼日尔、尼日利亚。驻军乍得,能够有效辐射法国在非传统势力范围。因此,法国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多次出兵干预乍得内政,以巩固自身在乍得的利益和影响力。不过,在“食雀鹰行动”前,法军对乍得的军事干预多为短期行动,并未保持长期部署状态。至“食雀鹰行动”时,法国通过与乍得签订军事技术合作协定,为乍得武装部队和国家安全部队提供培训、情报支援与后勤支持等方面的军事援助,以此换取法军长期驻扎乍得的机会。

为能长期留驻,驻乍得法军除为乍得武装部队定期提供人员培训外,还多次执行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城内的火灾救援任务,并与乍得政府和军方签订多份人道主义援助合作协议。考虑到乍得东部紧邻冲突不断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法军在边境建立巡逻区,派出军事观察力量,并根据联合国决议向难民营运送数千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2007年9月7日,法军专门派出1架直升机,保障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视察乍得东部地区难民营及联合国驻乍得维和部队,以塑造法国积极维持地区安全的良好形象。

通过上述种种“明修栈道”的做法,法军实现了在乍得长期驻军的实际目的。“食雀鹰行动”中,法军在乍得始终保持1400人左右的兵力,仅驻扎于首都恩贾梅纳的法军就有1200多人,成为法国干预乍得及非洲局势的重要力量。  
轮换部署,常态练兵。“食雀鹰行



参加“食雀鹰行动”的“食雀鹰部队”士兵登机前往马里

动”期间,法军定期组织兵力轮换,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

每4个月,法军会分5个批次组织750余人的兵力轮换,将国内兵力调遣部署至乍得,以使更多部队适应战区环境、获得锻炼机会。同时,法军在恩贾梅纳周边改建、扩建多处训练基地,满足定期组织紧急武装撤离、战场协同救援、陆空联合侦察和近距离空中支援等各类演习训练的需求。

如法军针对乍得政局反复多变的情况,定期组织侨民疏散与撤离演练。法军在恩贾梅纳的基地内建立侨民集结疏散中心,长期配备能够满足600多人疏散需求的战术运输机和装甲车辆,每年至少组织3次侨民疏散与撤离演练,确保在4个半小时内完成各项准备,实施疏散撤离行动。2008年2月2日至8日,乍得政府军与叛军发生激烈交战,恩贾梅纳安全秩序遭严重破坏,法军为此实施撤离行动。得益于之前的演练,法军在3日、4日两天时间里,成功将

1400多名侨民由恩贾梅纳撤离至1400多公里外的加蓬首都利伯维尔。

再如,法军陆航与医疗力量定期模拟飞机坠机、飞行员跳伞等实战情况,开展幸存者搜救、伤员后送等课目训练,强化机组人员与医疗队员间的战场协同施救能力。此外,为掌握乍得及周边国家的战场环境与民情信息,法军还经常组织覆盖上千公里范围的陆空联合侦察行动。

以点带面,持续控局。法军将恩贾梅纳基地打造成在非洲军事干预的“桥头堡”,通过配备空中加油机、战术运输机、战斗机和直升机和重型车辆等,提高部队快速机动与投送能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维护法国在非利益。

2013年1月11日上午,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出兵马里,发起“食雀鹰行动”。在命令下达后的两小时内,“食雀鹰部队”(执行“食雀鹰行动”的合成化部队)的4架“幻影”2000D战斗机便对马里北部叛军展开空袭,5小时内,“食

雀鹰部队”就向马里首都巴马科投送了一支200多人的战术分队,成为“食雀鹰行动”中进入马里的第一支地面部队。除直接出兵外,“食雀鹰部队”还依托恩贾梅纳基地为“食雀鹰行动”提供后勤物资中转与装备维修服务。高峰时期,恩贾梅纳基地每天要接收、维修40多辆来自马里的装甲车辆。“食雀鹰行动”结束后,“食雀鹰部队”于2014年2月20日抽调所属步兵力量,赴中非参加“红蜘蛛行动”。同年,法国为整合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反恐力量,牵头组织乍得、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五国成立“萨赫勒五国联盟”,并于8月1日发起“新月形沙丘行动”。至此,法军将在乍得、马里和中非等国的“食雀鹰部队”融入“新月形沙丘”联合反恐力量之中,“食雀鹰行动”随之结束。

## 史说新语

置方案,最大程度发挥火药和火器的攻击效能。明代火药制造技术有很大提高,火药质量比宋元有明显提升,正是火药研究专家们反复探索的结果。

明代的火器种类也进一步增多,初步形成了多种火器品种群。比如枪类,既有单管枪,也有多管枪。单管枪分无膛手铳、快枪、连子铳、剑枪和千里铳等;多管枪则从双管、三管、四管,直至数十管。再如火炮,可分为轻型火炮和重型火炮。轻型火炮分为虎蹲炮、旋风炮和飞礮等;重型火炮则分为大将军炮、威远炮、攻城炮、千子雷炮和灭虏炮等。火箭分单发火箭和多发火箭,其中单发火箭又分大筒火箭和后火箭筒等;多发火箭则分神机箭、火弩流星箭、七筒箭、群豹横箭和百虎奔箭等。爆炸性火器也有多个品种,可分为万人敌、慢炮、地雷和水雷等,地雷类爆炸品中,又有万弹地雷炮、无敌地雷炮和伏天冲天雷炮等。水雷类爆炸品中,也开发出水底龙王炮、混江龙和既济雷等多个种类。当时,甚至研制成功了定时炸弹,称为“慢炮法”,“火线至一二时才发”,具备较大杀伤力。

嘉靖年间(公元1507年至1567年),西方佛郎机炮与火绳枪的传入,也促进了明代火器制造业的进步,尤其是带动了枪类研发水平的提高。无论是仿制西方先进火器,还是改进传统制造工艺,各种火器的科技含量大大增加,品种得到丰富,军队装备也随之得到更新。明代中期的火箭,既有利用弓弩发射的火药箭,也有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后者因发射装置已非常先进,可算作现代火箭的先导。明代的管型火器,与近代枪炮越来越接近,在性能上已有极大提高。有的火器品种不仅逐步改进成连发发射,有射击瞄准机构,并且安装了有效防止后坐力的装置。爆炸性火器也有长足发展,已经形成水、陆等多个门类。水雷在防止渗水和引爆上有很多改进,炸弹则已经有了定时引爆的功能设计。明代火器研究力量相对偏弱的方面,大概要数燃烧性火器,但也不乏新品种。

## 链接历史

## 百战奇略

《百战奇略》劳战篇原文为:凡与敌战,若便利之地,敌先结阵而据之,我后去趋战,则我劳而敌故所胜。法(《孙子兵法·虚实篇》)曰:“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劳战篇大致内容为,对敌作战,若有利地形已为敌人抢先占据并严阵以待,我军后至发起攻击,就会因疲被动而致战败。诚如古代兵法所说:“后到战场作战,易疲劳并陷入被动。”

## 战例

西晋(公元266年至316年)时期,司空刘琨派将军姬澹率大军10余万人进攻前赵(公元304年至329年)大将石勒。石勒准备迎战,有人进谏,认为姬澹部精锐强盛,不如退后凭险据守,消耗其士气,使双方攻守形势发生变化,必得全胜。石勒认为,姬澹部远道而来,身体疲劳,组织涣散,一次战斗便能击败,若姬澹趁前赵军后退时发起突袭,哪有深沟高垒可作屏障?石勒将进谏之人处死后,抢先在山上设置疑兵迷惑敌人,并于山两侧设伏。交战中,石勒率骑兵正面迎战姬澹部,佯装兵败而退,姬澹全力追击,进入前赵军包围圈,大败而逃。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在埃及军队突破“巴列夫防线”后,以色列军队的“王牌”第190装甲旅按命令前往破坏菲尔丹桥,企图阻止埃军挺进。埃军在截获以军命令后,命第2步兵师迅速出动,争取赶在第190装甲旅到达菲尔丹桥前,于途中设伏。同时,埃军特工伪装成工兵出现在菲尔丹桥周围,佯装架设新桥,以示埃及将有大批军队渡河。为引诱以军彻底上钩,埃军又下令先头特工营在路上佯装阻击,且战且退,终于将第190装甲旅引进伏击圈,一举歼全。

## 计谋分析

料敌于先确保“逸”。以逸待劳是战争中的重要指导原则。“逸”的一方常占有主动权,“劳”的一方常处于被动,“逸”与“劳”和作战双方主动权的消长有密切关系。所谓“劳战”,说到底就是战争主动权的争夺,其本质就是强调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使我“逸”而敌“劳”,从而确保战争节奏和态势被我牢牢掌握。古代战争中,由于军队装备较为简陋且战力普遍较弱,地形在作战筹划中异常重要。因此,“劳战”主要针对抢占地利优势的“逸”提出要求。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进,传统的“地利”优势正在逐渐失去原有价值,战场上无处不在的先进侦察设备,使利用地形而“逸”的部队无处遁形,“守株待兔”式的伏击战法显然已不适应战场的客观环境。所以,自然天候、后勤装备保障能力、科技和人才等都可能影响和制约战争全局,也理所当然地是现代战争条件下“劳战”所必须关注的重点。争夺战场优势,需料敌于先,这是兵家制胜前提,夺得影响战争全局节点的主动权,谁就能抢占先机,为己方争得相对“逸”的时间和空间优势,在战场上就可能牵着对手鼻子走,从而赢得作战胜利。

充分调动使敌“劳”。拥有“逸”的基础,并不代表“劳战”的成功实施。“逸”和“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转化,只有使敌受我牵制并保持双方“劳”和“逸”的关系,即通过高超指挥艺术迫使“劳”,使其始终在我掌控范围内为我所调动,敌人而不致于人,才是“劳战”关键。“劳”敌是一大学问,何时“劳”,如何“劳”,“劳”到什么程度,都需要过人智慧和丰富经验。一方面,要想方设法为敌人设虚设实颠倒之形,掩盖“逸”之现状,知而示之不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彻底麻痹迷惑敌人,使其放松警惕。另一方面,要合理使用“劳”敌手段,既可“打草惊蛇”迫使暴露掌握主动,又可“声东击西”扰乱敌人击其要害。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方法,其根本目的都是抓住敌弱点对症“劳”敌,使其始终为我所困而丧失作战主动权。

毛泽东可谓是“劳”敌的专家,在长征期间的“四渡赤水”中,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渡赤水“避敌”,二渡赤水“歼敌”,三渡赤水“诱敌”,四渡赤水“甩敌”,国民党10万大军顾此失彼,始终无法找到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机会。石勒设疑兵,埃军佯渡河,也是通过“劳”敌调动敌人,从而取得胜利的典型案例。

把握时机争胜利。需要强调的是,“劳战”的根本目的并不仅是使己方安逸、敌人疲惫,而是要获得胜利。因此,“劳战”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的“慢”战,绝不能身处“逸”便被动等待敌人进攻。所谓以逸待劳的“待”也并非消极避战、守而不战,而是有备、应变之意,其根本是通过“料敌详审”和“劳”敌所创造出的时机,一举出击赢得胜利。“劳战”最好的出击时机,即敌始终疲于奔命、不断消耗,战斗力和意志士气逐渐低落之时,“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是“劳战”胜利的根本保证。第190装甲旅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当其因“劳”而疲惫不堪时,作战能力便大打折扣,自然难逃被全歼的命运。若埃军错过最佳战机,待第190装甲旅缓过神,结局可能大为不同。



被埃军击毁的以军M60主战坦克

## 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 石勒败姬澹与以军「王牌」覆灭

邓 威 赵建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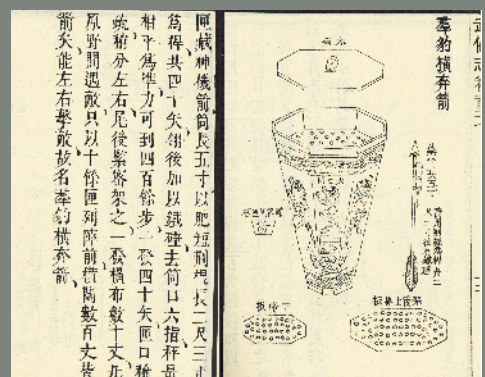
# 火药火器齐头并进

明代火器技术的进步

■熊剑平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制造的佛郎机炮



古籍中关于佛郎机步枪的记载



《火龙经》中的虎蹲炮



三眼铳

随着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大业的完成,古代中国火器技术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社会经济的繁荣,钢铁冶炼业的进步,手工业的发达,以及对外交流的拓展,尤其是外敌入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明代火器技术的发展。

明代的火药品种已非常丰富,军用火药品种达90多种。相比宋元时期,明代火药品种的配方更加合理,火药质量进一步提高,燃烧性能或爆炸威力等也

达到较高水平。  
明代火药理论研究是我国古典兵学的一笔宝贵遗产。从明代的兵书和史籍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火药研究专家对火药配方的认识和配制技术达到很高水平。《武备志·制火器法》中详细记载了爆炸、喷射火药等品种的配方情况。《兵录·火攻药性》中记载有大量火药配方,说明明代人很好地掌握了火药的配制规律。  
茅元仪《武备志·火药赋》、唐顺之

《武编·火》、焦勳《火攻要诀》等兵学典籍中都指出了火药具有“硝性坚而硫性横”(意指硝为氧化剂,在火药中起主要作用,硫磺为还原剂,起辅助作用)的特点,对品种不同的火药在性能和功用等方面的差别,研究得非常清楚。  
何汝宾在《兵录》中指出:“性直者主远击,硝九而硫一;性横者之爆击,硝七而硫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火药研究专家已经非常善于利用火药的特性,一直在努力寻找最优的火药配